



时间的迷宫

向迅(土家族)

你已不记得，是第几次来高淳老街了。许许多多的人同你一样，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慕名而来。在这条古街上，你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人：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地方的气息和气味、不同的观察世界与看待世界的方式，像鱼一样汇入这条古街。

云南非遗：隐落于民间的闪耀星辰

赵美红



“要走的阿老表呀，要走的阿表妹，走了一步望两眼，哪个舍得你……”随着彝族民歌响起，在南博会上亮相的楚雄展厅顿时热闹起来，所有逛云南馆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就连旁边展厅的演员们都纷纷拉起手加入到跳脚的阵营中。正当我看得入神的时候，被一个穿着鲜艳彝族服装的阿表妹拉着挤进跳脚的圈子，伴着激昂的歌声，踏着欢快的节奏，我也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左脚舞是彝族的传统舞蹈，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就有关于左脚舞的文字记载。2008年，“彝族左脚舞”被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楚雄展厅，除了左脚舞表演，还有楚雄、大理的彝族刺绣，永仁的苜蓿砚等非遗产品。彝族服饰是彝人穿在身上的文化，彝绣也是可以让人乡愁得以安放、“理想栖息地”。

这么想的时候，你觉得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这条古街上，很有可能某一瞬间迈进另外一个时间里的街道，与生活在那个时间段里的旅人相逢。但一些时候，即便不用借助博尔赫斯对于时间的设想，你竟也觉得有些恍惚：我到底在哪？这一次便是。你在前往迷宫的途中，竟迎头撞见七匹艳丽夺目的高头大马。它们在欢快的锣鼓声里和沸腾的人群中，以一种异常夸张的姿态和步态，向你撒着欢儿地奔来。你一时有些恍惚，竟愣在原地，直到旁人提醒，才侧身让它们让道。那些被装饰得跟状元似的马，浓眉大眼，健壮俊美，周身洋溢着喜庆而又神圣的色彩。

其实，你刚刚在民俗馆里已被普及了地方性知识：这是高淳东坝大马灯。虽然民俗馆里展览着它们的同类，但你还是对这项起源于唐朝、盛行于明清、被誉为“江南一绝”的民俗活动感到惊艳，对它们忽然从陌生的人群里向你奔来而惊奇。何止于此，你还在迷宫入口前的广场上，踮着脚尖，越过围观人群的肩膀，观看了一场跳五猖表演。连本地人都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盛会。只见一阵铿铿锵锵的锣鼓声响起，头戴面具，身着神袍的四方猖神，来到广场中央出巡。他们手持刀、剑、鞭、锤、叉，明拜四方、布列方阵，踩碎步、跑穿插，把观众带人一种陌生而又神秘的氛围。粗犷豪放的舞蹈动作，不断变幻着的面具，看得你目不转睛。

再后来，你想到鲁迅先生也是看过五猖戏的。1928年，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由北京未名社印行。他在这个集子里收录了10篇回忆性散文，其中一篇便是《五猖会》。只不过他在文章里并没有具体描写那场“全县中最盛的会”的细节，可能是他父亲叫他临行前背诵《鉴略》扫了兴致，途中的风景、船中的点心，还有五猖会，对他而言都“似乎没有什么大意思”。你不禁想，少年鲁迅在绍兴东关看的五猖戏和高淳定埠的五猖戏是同一种戏吗？他童年的五猖神和高淳的是同样的五猖神吗？毕竟高淳与绍兴分属两省，相去300多公里。

你想到父亲。自从父亲离世后，你每天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想到他。那个读书并不多的男人，却喜欢在院子的空地上种满鲜花，即便是在遥远的外省遇见了中意的花，他也会想方设法携带一些花种回来。父亲离世后的某一日，你与母亲站在开满格桑花的院子里聊天。母亲说，你父亲的性情与他的那些兄弟不一样，你看看谁家的院子像我们家的院子种满了鲜花。花草怡情，是没有错的。由此及彼，通过这些绿植，我们也可以看到店铺主人和这条古街性情。你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譬如，你从这条河流里游出来，站在出口完全是无意识的一次抬头，恰好瞧见了刻在牌坊上的那行字：金陵第一古街。那是费孝通先生题写的，不知为什么，你的心微微颤动了一下。

不久之前，三联书店出版了费孝通先生的中篇小说《茧》。这部小说是1938年夏天，费孝通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待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答辩期间，用英文创作的。随着这部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图书馆雪藏大半个世纪的小说面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又多了一个身份——作家。事实上，即便《茧》没有在2016年被一个青年学人发现，与读者见面，《乡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也可以被视为经典的“非虚构”作品。由费先生来为这条古街题写街名，大约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因为这条古街，不仅具备社会学意义、人类学意义、民俗学意义，还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这一道墙是碎砖头垒的，有些年头了。车每每疾驰而过，带起的风都能刮落砖缝里的细土。墙一点也不直，弯弯曲曲的，它的存在仿佛不是围障，而只是对寸土寸金的世界宣示主权。在乡下墙往往与院落相伴，在城市墙则意味更复杂得多。在街边沿着这道墙七拐八弯，就能走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走进门去，就能来到老旧的住宅区。与墙外车流不息的街道相比，墙内是一个缓慢安静的世界，蜗牛在墙根慢慢腾腾地爬，看门大叔也整天是一副眯着眼刷抖音的悠闲样儿。墙在这里，仿佛是分割两个世界的界线，一边是车水马龙花花世界，一边是苍老陈旧静谧安详。

墙根下背着手晒太阳的老人，自得其乐地看着头上的风吹叶动，那神情简直能让一切光影都变得有情。这些老人和这道墙一样，都是自打建城以来就在这里了。他们长年居住于此，与墙边的花木都成了老朋友。他们在花前漫步，在空中打太极，在这块石头上坐坐，在那棵树下站站，一天天地就老了。老了以后，眼睛就像那些幽暗的墙缝一样，总是出神地朝小区大门张望，像是在等什么什么人回来。

孩子们喜欢盯着墙根的蚂蚁窝，也喜欢靠着晒太阳的爷爷奶奶撒娇。墙外车多人多，大人们不让他们出去玩，他们就变着法儿在墙内折腾。脚踏车、滑旱冰、躲猫猫、耍水枪，什么好玩玩什么。有些胆大的孩子，有时会攀爬上树，一手吊着树枝，一手盖在眉梢，目光越过墙头，煞有介事地数着大道上来的车子。那些车身闪亮、速度飞快的豪华跑车，总能引发他们的尖叫。他们的叫声惊飞树上的鸟蝉，树冠安寂下来，夏日的午后在越来越长的日影中更为漫长了。光影渐移，更多的老人拄着拐杖从老屋里出来。他们的白发被日照得几近透明，他们需要阳光，总愿意拖着蹒跚的步履追赶夕阳。在他们佝偻的身躯面前，墙变高了，头顶的蝉声也更响亮了。高高的树下，那些苍老的身影像小，如同正在消失的事物。



墙

连亭(壮族)

一个秋日的傍晚，我在墙下遇见一个特别的老人。那时黄昏的光线朦胧，头顶的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我走在石子路上，隐约听见箫声从墙根传来，在沙沙的树叶声中若有若无。我停下脚步，屏息静听，正是一曲白头吟，如怨如诉，如梦似幻。曲终风静，我四处张望，发现一个面容清瘦的老人坐在墙边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支擦得锃亮的竹箫。

我像老人们一样在墙边徜徉，日光从树叶间漏下变成满地星点，鸟鸣在树梢起伏如天然乐团，即便墙外林立的高楼有时投过来巨大的阴影，也不能消减漫步所带来的宁静。这道墙成全了老人们的安乐，也和我的写作发生了隐秘关联。我文章的许多构思产生于此，它们如墙般挺立，又如墙般斑驳。我看着草木在墙边自顾自地繁茂，又自顾自地凋零，文章不知不觉就充满了墙里墙外的烟火气。

墙的外面是繁华的都市景象。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广告牌、店铺、商场见缝插针，道路纵横交错。走在墙外，我耳中灌满四周的嘈杂，干枯的泡桐树叶在鞋底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听到吆喝声、喇叭声、刹车声、手机铃声……大千世界闪耀着，玻璃橱窗里的东西在诱惑我，笑容可掬的售货员在鼓动我，琳琅满目，应接不暇，人仿佛只有不停地自我更新，才能跟上日新月异脚步。

转入街口，我看到不少在大街小巷糊口的手艺人。他们为城市带来热烘烘的包子、花花绿绿的小玩具、栩栩如生的陶瓷人……他们的铺位不大，摆的玩意儿比玻璃橱窗里的有意思。我见过一个蹬着三轮车的大叔，他的车上堆满竹编的篮子、箩筐，从乡下进城带孙子的老人，时常照顾他的生意。有时路过，我总忍不住想，他走后还会有人懂得编织这些物件吗？正对着东墙有个不大不小的菜市，白天总是闹哄哄的，有卖菜的、卖水果的、卖鱼的、卖猪肉的、卖熟食的……一天中的两三个时段，菜摊前围着厨男煮妇，他们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在斤斤计较中维持着细水长流的生活。肉铺的老板嗓门大，根本不容人挑拣还价，还喜欢把刀剁得当当响，这种情形在内价飞涨后更有增无减。最喜人的是冒着腾腾热气的小吃摊，小孩们常在摊前逗留，老人们也总会解囊哄哄，那总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的老板娘，每回也总能把馋嘴的娃儿们弄笑，而这烟火缭绕的种种，让我眷恋这俗世的声音。

走过菜市，在街道转弯，就能来到老剧院。光顾老剧院的都是些附近的老人，这些耳朵不好的老人，在听见这些咿咿呀呀的曲调时，突然变得不聋了。“原来妮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一听见丑角妮媚地唱出这句，他们就忍不住摇头晃脑地哼上几声。

过了老剧院就是博物院。大院子里原先也到处都是树，树上的鸟儿比进出博物院的人多。我去那里看画展，那些鸟儿就叽叽哇哇叫个不停，仿佛在欢迎老朋友。后来突然有一天，杂树被砍掉了，院里弄了一些新的花圃，种上了一些引进的绿植，其余花草葱茏的地面则被沥青覆盖，鸟儿飞走了，我的老朋友也不知去了哪里。博物院左面原来有一片桂花林，如今林地上拓建出一个广场，穿林的溪流被水泥封死在路面下，成为城市污水的通道。有人说，鸟儿不会再回来了。我可不死心，我想等新种的树再长高些，那些可爱的歌声就会重新响起。